



青年诗丛

本世纪的一个生者

孟浪著



本世纪的一个生者

孟浪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漓江出版社

青年诗丛 第一辑
本世纪的一个生者

孟 浪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3.125 插页 2 字数 55,000

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6,900 册

ISBN 7-5407-0239-7 定价：0.90 元



孟浪 本名孟俊良，浙江绍兴人。1961年8月生于上海吴淞。在上海北郊的一个县城读完小学和中学。1978年秋考入上海机械学院。并开始文学创作。大学毕业后在上海一家工厂工作。

目 录

世界	(1)
本世纪的一个生者	(1)
勇敢者说	(3)
文明	(4)
猎手生平	(5)
我们自己	(7)
冬天，62路	(8)
荡涤	(9)
布鲁克林之书	(10)
饲	(11)
工业时代的枪手	(12)
回家	(13)
一个妇人的死	(14)
在这条路上我用过一个成语	(15)
戏剧家生涯或会议本身	(16)
诗学ABC	(17)
雄辩的过程	(25)

世俗生活：必要的沦陷	(26)
阿姆斯特朗代表人类	(28)
流浪汉在蛰居的小屋里唱歌	(29)
一滴水	(30)
放弃诗歌	(31)
问题的终结	(32)
对锁匠与钢针之间的关系作一种臆测	(32)
现代战争	(33)
农民的孤独	(34)
车到山前	(35)
漏页不能全部弥补	(36)
接受审判	(37)
一九三〇年代	(38)
港口对港口	(39)
实业家	(40)
挑战	(41)
钓趣	(42)
越战退伍老兵如是说	(43)
西班牙海滨的疗养所	(44)
巴黎或外省司机的妻子	(45)
奇遇	(46)
我们在书房里堆草	(47)
在船的结尾	(48)
二十世纪上半叶：表面里的情人	(49)
最后谈到世界的秩序	(50)

二次大战拾遗	(51)
男式皮鞋	(53)
下落不明	(54)
诗里常出现人类不能算犯忌	(54)
我们、你和熟谙人性的鱼	(55)
欧洲生物圈	(56)
阅历	(57)
灵魂的质感	(58)
宗教	(59)
过桥的鱼	(60)
情人们	(61)
海难警报	(63)
爱情	(64)
鸦阵	(65)
晦涩在一九八×年所代表的趣味	(66)
世界本质的诗意	(67)
旷野上	(68)
险石	(69)
顽童	(70)
强奸案	(71)
精饲料	(72)
允许读者首先不懂	(73)
小品	(74)
出生地	(75)
凶年之畔	(77)

世 界

手一松，世界就瘫倒在你跟前
你必须紧紧抓住它的衣领
你必须把它也当作一个人
渴望输血

你必须找到它的伤口
你必须解开它的亵衣
你必须有一只手腾出来

其实你抢救它只有这一次机会
多少年了，世界靠在你的肩上昏迷
只有一次

本世纪的一个生者

学会呼吸虚假的空气

然后说出
真实的语言

这时候我就写诗
撒谎
在这幢楼里住着的
都是我最知己的朋友
可惜我一个也不认识

我的内心充满敌人

从心脏外科专家的
枕头底下
抽出左轮手枪
我将在虚假的空气中
真实地死去

幸存下来的敌人
逃向后方
躲进一所女子中学
一位冒牌教师正在讲授
战地救护

首先要学会在虚假的空气中
宁静地生活

写诗之余
我就去包扎虚假的伤员

遍地的伤员
我使他们的伤口成为真实

我和他们同时被送进
红十字医院
第一个疗程很短
终身停止写作

勇敢者说

勇敢者说：我主动倒下了
牺牲说：你是个失败主义者。

从这里望过去可以看到
职业性微笑
来自两个方向
两个套间中
分别坐着老外交家
和雏妓。

时钟是两次列车的交会点

将重新安排
这颗星球的运转
永无止境的苦役
反过来也是苦役
这颗被职业化了的星球
借我的口说出他自己
是个地道的失败主义者。

这颗星球毫无着落。

勇敢者说：我已经倒下了。

文 明

万古洪荒
是徒有其表的世界
陷于形式主义
不能自拔

救世主是有的

把房子塞进世界
给世界塞进了内容
就象把棺材塞进世界

给世界塞进更多的内容

灵魂

房子里装欢乐

棺材里装悲痛

世界就有了份量

世界因不断增殖的房子

和不断增殖的棺材

而生机勃勃

猎手生平

有时候战争

来临

象一撮鸟粪默不作声

掉在你肩头一样

突然

你默不作声

把这撮鸟粪掸到了地上

有时候你就认定

只有自己的领子和袖口
很脏
你照了照镜子
看见
镜子背后的天空中
战争正象一只鸟儿掠过

你不客气地对自己
大声说道
我的心脏里挤得出粪

你的心脏是一个鸟窝

好多枝枪正偷偷向她瞄准
有时候你只能等着突然
死去

枪响了
鸟粪照样掉在你的肩头
默不作声

你不能不脱衣服
战争在半空中看你
有时候战争不是鸟粪
只是鸟

突然降临

我们自己

脑袋随便地搭在肩上。我们自己
而且随便地把身子架在腿上

都可以卸下来，可以搬开
黑夜里行路脚下溅起耀眼的弧光。我们自
己

感到土地是阴沉沉的火石
很少再能找到
很少再能被派上用场

看到土地身边的海
与我们的肩一样齐。我们自己
开始承认我们的覆没
我们的手臂远离肩膀而去
手指触到的都是被放逐的光芒冰凉

我们的头顶上空
土地也低低地掠过。我们自己
把自己缝合了、焊接住了

一些黑匣将被运走
搭在我们脑袋上的乱发
象黑烟正在飞扬

我们自己。随随便便把自己堆成一堆

冬天，62路

从美丽园到绿杨桥
有这样一条路途，有的
而我坐在另一辆车上
抬起头
就使用男人的观点

我想到过严寒中的酶
不曾想生命
又要役使圆满的轮子

仅仅有脚总是不够
仅仅会走总是不够
需要坐下来
需要窗，需要凝视

一场雪，覆盖足迹

车辙

没有站起身来，我
回过头看了一眼这群冬装的妇女
这片土地

荡 涤

澄清血液比澄清事实更重要
嗣后我们才开始变得晴朗。

事实上是我们的血管已经迷航
我们青色的肉体
死一般寂静。

而所有真理比我们的血管更富弹性。

事实上真相已经大白
我们的一滴血愈来愈浓
暴露黑色

礁石。事实离他很远

布鲁克林之书

在这座城里
布鲁克林高地永是陷落的

布鲁克林高地自从文人出没
野兽出没之后更成了军事目标
在这座城里
布鲁克林高地每天都可能发出
空袭警报
布鲁克林高地第一遍是废墟
第二遍也是
直到最后一遍

布鲁克林高地上空
成为白蝶黄蝶灰蝶黑蝶
出没之地

现在
在这座城里
布鲁克林高地架起了火炮